

人生况味

瘦哥抓蟹

黎玉平

瘦哥其实不算瘦，是海边人那种铁黑的精悍，肉都长成了筋，一条条贴在骨头上。我认识他，是在我们村东头的红树林边。他腰间总扎着条发白的蓝布带，布带上别着两样宝贝：一盖老风灯，一只竹蔑编的蟹簍。风灯玻璃罩子熏得乌黑，竹簍却被蟹钳磨得油光水亮，透着琥珀似的光。

他抓蟹，从不用网。傍晚潮水退到脚脖子时，他便下了滩涂。这时分的天是蟹青色的，和海混作一团，只远处水线上，还镶着最后一抹倔强的橘红。瘦哥赤着脚，踩在又凉又软的黑泥里，一步一个深深的窝，窝里立刻渗出清亮的水。他走得不快，眼睛却像装了钩子，在那些微微隆起的小土堆、石头缝、红树气根纠缠的阴影里细细地刮。

他的工具，是十根手指和一把自制的、巴掌大的铁钩。看见一个碗口大的洞口，边缘光滑，留着细细的耙痕，他便蹲下身，不急着伸手。先侧耳听听——虽然我也不知道他能听见什么，大概是蟹在洞里吐沫的动静罢。然后用铁钩，极轻、极慢地掏开洞口的浮泥，像给人挠痒痒。洞口越掏越大，黑黢黢的，望不见底。这时，他才将手顺着洞壁探进去，手臂上的筋肉一条条地绷紧，微微颤动。他的手仿佛自己长了眼睛，在黑暗里摸索、辨认。忽然，他眉头一挑，手腕一沉，再出来时，指缝里便紧紧钳着一只青灰色的大沙蟹了。那蟹张牙舞爪，两只大螯在空中愤怒地开合，发出“喀喀”的脆响。

也有险的时候。一次，他的手刚进去，整个人便像被电打了一样猛地一哆嗦，迅速抽回。指尖上，吊着一只花蟹，蟹钳死死咬住了他食指的第二节。血珠子立刻就冒了出来，混着泥水往下淌。瘦哥却笑了，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。他不慌不忙，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，捏住花蟹背甲两侧一个极巧妙的位置，那对威风凛凛的大螯便一下子松了劲，颓然张开。他将蟹扔进簍里，把受伤的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，吐掉带血的唾沫，又弯下腰，

岁月如歌

小寒的念想

聂难

小寒一至，风便添了几分凛冽，像一把钝刀，慢悠悠地刮过脸颊，带着冬日独有的清寒。窗外的天空是铅灰色的，云层低低地压着，将阳光藏得严严实实。这样的时节，最易生出念想，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温暖，便在寒风的裹挟中，一点点浮现出来。

儿时的小寒，总与外婆的灶台紧密相连。记忆里的老宅院，土墙灰瓦，屋檐下挂着一串串晒干的萝卜条、干辣椒，在寒风中轻轻摇晃。外婆总说“小寒大寒，冻成一团”，早早便将灶膛烧得旺旺的。我最爱守在灶台边，看外婆往铁锅里添上金黄的玉米粒，翻炒间，噼啪作响的声响里便飘出了焦香。待玉米粒膨胀成爆米花，外婆会用粗布口袋接住，趁热撒上一把白糖，我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嘴里，甜香混着热气，瞬间驱散了浑身的寒意。

老宅的院角有一株老梅树，小寒前后，便会冒出星星点点的花苞。外婆常常牵着我的手，站在梅树下，指着花苞说：“你看，梅花开了，春天就不远了。”偶尔遇到下雪，薄薄的积雪覆在花苞上，红白相映，像极了一幅素雅的水墨画。外婆会折一枝带着花苞的梅枝，插进屋里的瓷瓶中，清冷的香气便漫了满室。那些日子，屋里的炉火、鼻尖上的梅香、外婆的絮语，构成了小寒最温暖的底色，也成了如今最珍贵的念想。

长大后离开家乡，小寒的记忆便多了几分漂泊的况味。在异乡的城市，小寒时节的风更显凌厉，穿梭在车

去寻找下一个洞口。仿佛那一下锥心的疼，不过是海跟他开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

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时，风灯便点起来了。昏黄的一团光，只能照亮脚下方圆几步的浑浊水面和泥地。这时的瘦哥，便成了一个提着星星行走的人。灯光晕染开，他的影子在泥地上拖得老长，晃晃悠悠，像个喝醉的巨人。光吸引来许多小飞虫，绕着玻璃罩子扑腾，也照亮了那些夜里更活跃的蟹的眼。它们的眼睛在光里闪着幽微的、宝石般的光点，绿的，黄的，傻愣愣地朝着亮处来，便更容易成了簍中之物。

我问他，这些灯瞎火的，怎看得清？他抹了把脸上的水珠，说：“用不着看真。耳朵听脚板踩，手心会告诉你。”他说，每个蟹洞的走向、深浅都不一样，有的直统统下去，有的七拐八绕；有的洞壁湿滑，是刚打的，有的洞壁干硬，是老窝。手探进去，感觉那股阴凉气，感觉那微微的震动，就知道主人在不在家，是睡着了还是正准备冲出来跟你拼命。“就跟老熟人似的”。他嘿嘿一笑，“它喘什么气，我都知道。”

潮水开始悄悄地往回爬了，凉意也一层层浸上来。瘦哥直起腰，捶了捶后背，篓子里已是沉甸甸的一团窸窣乱响。他熄了风灯，天地间顿时只剩下无边的黑，和远处村落里两三粒针尖似的灯火。海潮声这时才清晰地涌进耳朵里，哗——哗——，缓慢而有力，像个巨人在沉睡中翻身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们一前一后踩着来时的脚印。他的步子比来时更稳，更慢，仿佛肩头不止扛着一篓蟹，还扛着这沉甸甸的、咸腥的夜晚。竹簍的缝隙里，偶尔透出一丁点蟹壳摩擦的沙沙声，那是这寂静里唯一的、活着的响动。

到家时，瘦哥并不急着将蟹倒出。他将竹簍浸在屋檐下的水缸里，让海水慢慢地漾进去。他说，蟹离了滩涂，魂还慌着，得让它们静静，定定神。我蹲在缸边看，借着屋里透出的微光，只见那些青的、灰的、花的影子，在清澈的水里缓缓地爬动，吐出一串串细小的气泡，像在诉说着方才黑暗里的惊险。瘦哥点起一支烟，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抽。红红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，照着他沉默的、礁石般的侧脸。他的目光，却好像还留在那片无边无际的、正在涨潮的滩涂上。

我想，他抓的哪里是蟹呢。他是在用他铁钩般的手指，从大海这无边无际的黑绸子上，将那些散落的、活蹦乱跳的银纽扣，一颗一颗，仔细地揪下来。而他的日子，他整个人，也就这样，被海风与咸水，一点一点地，拧干了，拧紧了，拧成了滩涂上一道最坚韧、最沉默的筋络。

水马龙的街头，裹紧了棉衣也挡不住寒意。每每这时，便会想起老宅的灶台，想起外婆炒的爆米花，想起梅枝的清香。有一年小寒，加班到深夜，走出办公楼，寒风扑面而来，路边的便利店亮着暖黄的灯光。买了一杯热豆浆，握着温热的杯子，忽然就想起小时候，外婆也是这样，在寒冷的日子里，总能递上一杯热乎的东西，驱散所有的冷。

前年小寒，我特意回了一趟老家。老宅院依旧，只是更显陈旧，屋檐下的干辣椒还挂着，只是这空荡荡的院子里，早已没有了外婆的身影——她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。院角的梅树依旧枝繁叶茂，枝头的花苞含苞待放，只是再也没有人会牵着我的手，温柔地为我讲述梅花开与春天的约定。走进屋内，曾经终日温热的灶台早已冷寂，再也飘不出熟悉的烟火气。我轻轻抚摸着墙上外婆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她的笑容依旧温和，眼眶却忍不住阵阵发热。原来，那些关于小寒的念想，从来都与某个人、某个场景紧密相连，人虽早已远去，场景依旧如昨，这份念想却在岁月里沉淀得愈发绵长。

如今的小寒，我总爱学着外婆当年的样子，在厨房里忙活。炒一锅爆米花，哪怕味道再像，也少了儿时被外婆疼爱着的香甜；折一枝梅枝插进花瓶，哪怕香气再浓，也少了外婆在耳边的絮语。但在这笨拙的模仿里，仿佛能短暂触碰过往的时光，与远去的外婆重逢。寒风依旧凛冽，却因着这些藏着思念的举动，多了几分暖意。我渐渐明白，小寒的念想，不只是对过往的追忆，更是对温暖的延续与期盼。就像外婆当年说的，梅花开了，春天就不远了，那些藏在寒风中的念想，也终将在岁月的流转中，化作支撑我前行的温暖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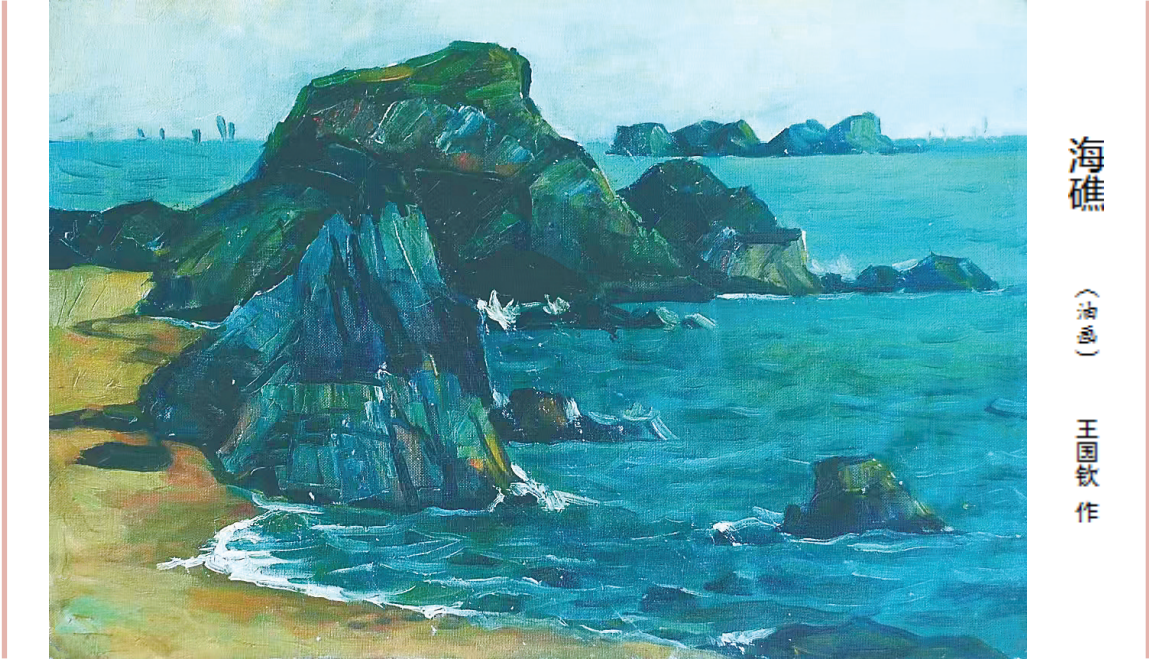
窗外的风还在刮着，铅灰色的天空渐渐透出一丝微光。瓷瓶里的梅枝，花苞已经微微舒展，清冷的香气漫在屋里。捧一杯热茶，看着杯中袅袅升起的热气，那些关于小寒的念想，像一股暖流，在心底缓缓流淌。小寒虽寒，却因为这些念想，让日子有了温度，让等待有了意义。毕竟，寒至极处，春归有期，就像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，从未走远，一直都在。

寒冬腊月，雪落无声，文人墨客笔下的嵌“雪”楹联，恰似冬日里的一束梅香，既绘尽雪景之美，又藏着千古才情。这些楹联或嵌“雪”于句首，或藏“雪”于联中，对仗工整、意境悠远，搭配背后的文人轶事，更添赏读趣味，让寒冬因文化底蕴而暖意融融。

最负盛名的嵌“雪”联，当属清代名士纪晓岚与乾隆皇帝的应答之作。相传冬日大雪，乾隆帝邀纪晓岚同游御花园，见漫天飞雪，乾隆帝出上联：“雪花飞六出，上三点，下三点。”此联妙在拆字，“雪”字繁体作“雪”，上为“雨”（三点），下为“𠂔”（三点），且“六出”既指雪花六角形，又暗合笔画数，堪称绝对。纪晓岚略一沉吟，对曰：“梅花绽五瓣，内五丝，外五丝。”以梅花对雪花，“五瓣”对“六出”，拆“梅”字内外丝理呼应拆“雪”字笔画，既工整贴切，又勾勒出“雪映寒梅”的冬日盛景，君臣唱和的雅趣至今传为佳话。

明代才子解缙的嵌“雪”联，则尽显少年聪慧。相传解缙幼时家贫，除夕之日无钱买联，便挥笔写下：“门对千竿竹短无，家藏万卷书长有。”上联暗藏雪意——冬日竹梢覆雪，看似“短无”，实则雪压竹弯的灵动；下联以“书长有”对“竹短无”，以精神富足对物质清贫，意境高远。地主见上联讥讽自家竹林，怒砍竹子，解缙随即在联尾各添一字，改为“门对千竿竹短无，家藏万卷书长有”（原联为“门对千竿竹，家藏万卷书”，砍竹后添字），雪后无竹却留雪痕，更显联中深意，既怼了地主，又彰显了文人风骨，成为楹联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还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嵌“雪”



（接上期）这位海岛赤子、儋州人杰，于公元1996年初在他的家乡儋州市病故，英灵荣归故里，安葬于白马井镇将军陵园，得到海南人民和儋州百姓的世代敬仰！

#### 一、琼纵台湾籍报务队长陈水航

海南全岛已于1950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宣告解放啦！尽管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晚了整整半年多，但海疆岛屿蓬勃欲出的一轮红日，却显得格外灿烂，愈发夺目，映照在整个南中国海、北台湾和琼州海峡上。

在琼崖纵队里的一些朝鲜族与台湾籍士兵，都是从占领海南的日军部队反正过来的战士，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与民族的解放，毅然决然临阵倒戈，投身于海南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中。现在海南迎了解放，岛上一片阳光明媚，这也引发了朝鲜族与台湾籍士兵幽幽乡愁。他们在欢欣鼓舞之余，也催生了深藏在骨子里的思乡之情。詹汉行与陈月娥时常看到陈水航一个人立在海边，引颈北望，此时此刻，他是多么急切地想见到台湾岛上的父老乡亲啊。

在琼纵部队里的一些朝鲜族士兵，很快就纷纷集体加入了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的“朝鲜师”。该师的驻地，天天晚上都传来低沉悲壮的歌声。那是一首由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抗日名曲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》，经朝鲜族战士们有意改编，一直在“朝鲜师”中流行。

我的家在鸭绿江上，  
那里有森林煤矿，  
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  
……  
九一八，九一八，  
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；  
九一八，九一八，  
脱离了我的家乡，  
抛弃那无尽的宝藏，  
流浪——流浪——  
哪年——哪月——  
才能回到朝鲜我可爱的家乡  
……

笔墨微澜

冬日趣赏嵌『雪』联

聂顺荣

集句联：“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。”虽未明写“雪”，却以“春风”“夜雨”暗衬冬雪消融之景，后人补嵌雪意改为“冬雪随心来覆野，春风放胆去梳柳”，更显妙趣。原联出自清代诗人郑板桥，补联后以“冬雪”对“春风”，“覆野”对“梳柳”，动词“覆”与“梳”精准传神，既写出冬雪覆盖原野的静谧，又暗含春风即将解冻的生机，虚实相生，韵味悠长。

清代江南才子袁枚在随园所题嵌“雪”联：“放鹤去寻三岛客，任人来看四时花。”背后藏着一段雅事。冬日大雪，袁枚邀友人游园，见寒梅傲雪，仙鹤翩跹，遂挥笔题

联。联中虽未直接写雪，却以“放鹤”“三岛客”暗喻雪后仙境，“四时花”则以梅花映雪点睛，对仗工整，意境超脱。友人赞曰：“联中无雪，却处处是雪境。”袁枚笑答：“雪为灵物，藏于意境方显妙处。”这番对话，恰道出嵌“雪”联的至高境界——不滞于形，而融于神。

民间流传的嵌“雪”联则更接地气，充满生活趣味。有一副农家春联：“瑞雪兆丰年，红梅报新春。”以“瑞雪”对“红梅”，“兆丰年”对“报新春”，直白质朴却饱含期盼，雪吉祥如意与新春的喜庆氛围完美融合。还有一副戏台联：“白雪阳春传雅曲，高山流水觅知音。”以“白雪阳春”代指高雅乐曲，嵌“雪”字于联首，既贴合冬日场景，又彰显艺术追求，对仗巧妙，意蕴深远。

赏读这些嵌“雪”联，不难发现其独特魅力：一是意象精妙，或以雪喻景，或借雪抒情，或用雪表意，寥寥数字便勾勒出鲜活画面；二是对仗严谨，词性相对、平仄相合，如“雪”对“梅”“风”“雨”等意象，动词、名词精准对应，尽显汉语言文字韵之美；三是意境深远，或藏文人风骨，或含生活智慧，或寄美好期盼，让雪景超越自然景观，成为文化载体。

寒冬赏联，如品佳茗。这些嵌“雪”楹联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既让我们领略到雪景的诗情画意，更感受到楹联艺术的博大精深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静下心来赏读这些经典之作，既能在寒冬中寻得一份雅趣，又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千年文脉在雪落时分，依旧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


回首哟，  
回首往事泪欲滴，  
泪欲滴！

四百万台胞哟，  
四百万台胞同一哭；  
痛苦啊同哭，  
何时啊何时啊，  
何时今日丧台湾……”

丘逢甲先生留下的这首撼人心魄的爱国诗篇，表达了台湾人民对日本占领者的满腔愤怒，对晚清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割让台湾的悲痛欲绝。台湾籍士兵的歌唱，虽然不如“朝鲜师”人多势众来的那么大气磅礴，但也是催人肺腑怒发冲冠，让壮士扼腕。

詹汉行与陈月娥，见到昔日里曾经朝夕相处的陈水航整天以泪洗面，心事重重，也被深深感动。今天约好晚饭后，一起聊一聊谈谈心，以便化解他心头难以消除的痛楚与块垒。

学生模样的陈水航进来，坐下，局促不安地搓着手，低头不语。詹汉行微笑着，先将自己平时最喜欢的“伏波鞭”递到他手里，安慰他。陈水航的手一碰到鞭柄，即像触电一样“忽”地弹了起来，两行热泪便就“扑簌簌”滚落腮帮。陈月娥上前，拍拍台湾籍纵队士兵的肩膀，又递给他手帕拭干泪水，上前安慰他不必伤感。

“想家了？”詹汉行轻轻地问，不情愿去触碰他神经的疼痛点，以免使他痛彻骨髓。

水航抬头先看看明晃晃的灯泡说：“首长，能不能关了灯，点上煤油灯说话。这样，我更习惯些。”过去在原始热带雨林中，营地里点的都是虚晃晃的小油灯，心里反而总是觉得更踏实、更舒坦、更明亮。

陈月娥马上点着油灯捧过来。她也总是感到，城市里的电灯泡太亮太刺眼，而丛林中那盏晃晃悠悠摇摇曳曳的油灯，更让这些战斗在热带雨林里的战士，觉得心里更敞亮，感觉更温馨一些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温馨往事

晒鱼干

朱彤

那个秋日的清晨，我是被满院的咸腥唤醒的。推开门，院子里横着七八根竹篙，上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银亮亮的东西，在晨光里泛着湿漉漉的光。母亲正弯腰从大木盆里往外捞鱼，手指深深陷进鱼鳃，手腕一扬，鱼在空中划出一道短促的弧，“啪”的一声摔在青石板上。那声音闷闷的，带着海最后的重量。

鱼是从三十里外的渔港运来的。母亲说，挑鱼要眼尖——太肥的，油多，晒不透，容易哈喇；太瘦的，干了只剩一把刺。要选那些中等个儿的鲛鱼，脊背青黑，肚皮银白，眼睛还蒙着一层海雾的。这样的鱼晒出来，肉紧，味正，能嚼出风浪的形状。

打鲙是个细致的活儿。母亲坐在矮凳上，膝头铺着麻布，左手捏住鱼尾，右手逆着鳞片的方向，“喇”的一声。那声音干脆利落，像撕开一层银箔。鱼鳞并不四散，而是整片整片地卷起来，蜷在布上，亮晶晶的，像无数个月亮的碎片。然后是开鳃。剪刀从鱼腹轻轻探入，向上挑开，一股更浓的腥味涌出来，混合着海草和内脏特有的气息。母亲的手指探进去，一掏，一拈，那些暗红的、粉白的内脏便滑落在陶钵里——那是猫一冬的盛宴。

洗净的鱼要用盐腌。粗海盐在母亲掌心搓得沙沙响，像远岸的潮音。盐粒钻进鱼肉纤维的每个缝隙，把最后的海水逼出来。盐不能太多，咸得发苦；也不能太少，留不住时光。这分寸全在母亲手掌的温度里——那是海边的女人代代相传的秘语。

腌好的鱼要剖开。鱼身摊平，露出脊椎两侧深红的肉。母亲用竹签撑开鱼腹，让每一丝纹理都朝向太阳。然后，鱼被挂在竹篙上，像晾晒一封封来自深海的信。

晒场静下来了。只剩下风，和时间。

头两天，鱼还滴着水，地上湿了一小片。是鱼的眼泪么？还是它身体里最后的潮汐？第三天，水分被阳光抽走，鱼皮开始发紧，泛出淡淡的金黄。这时苍蝇最是猖狂，母亲就坐在檐下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影子短短地偎在脚边。

第七天，鱼彻底干了。举起来对着光，能看见鱼肉变成半透明的琥珀色，肌理分明如木纹。凑近了闻，海的腥气褪去，沉淀出一种更醇厚、更复杂的香——那是阳光、盐和风共同发酵的味道，是陆地储存的海洋。

黄昏收鱼时，母亲的手拂过一排排鱼干，像抚过一排排琴键。干燥的鱼身相碰，发出“喀啦喀啦”的脆响，比晒之前轻了一半的重量。它们曾经在暗涌里穿梭，如今静静躺在陶瓮里，等待着某个雪夜，在温水里重新舒展身体，把浓缩的海洋还给一锅沸腾的白粥。

夜晚躺在床上，那股咸腥还粘在鼻腔深处。恍惚间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条鱼，被岁月剖开、腌制，挂在时间的竹篙上晾晒。所有的鲜润都在蒸发，所有的澎湃都在风干——最后剩下的，不过是脊梁里那根不肯弯曲的刺，和一身能被长久保存的、淡淡的咸。

诗苑撷芳

名花（外一阙）

李盛华

春市奇葩艳，名花入玉瓶。  
雅兰生丽质，幽独独婷婷。

◎更漏子•夜阑珊

夜阑珊，秋冷淡。落月清霜相伴。孤苦久，困之愁。年华似水流。  
婵娟缺，情爱竭。希冀晨晖热烈。黄花绽，彩霞旋。缘君烂漫天。

银杏

波波

银杏又黄了  
似满树的金黄的蝴蝶  
飞过  
叶影摇曳  
金黄的蝴蝶振翅欲飞  
宛如秋天的舞者  
裹着金黄的温柔

银杏叶飘过时  
整缕风写着  
甜香  
孩童追逐落叶  
笑声清脆  
银杏叶仿若一枚枚精致的邮票  
将深秋的诗意从古时寄到今天

每一片金黄的叶片都倾诉着时光的故事  
我站在风里仰头迎落叶  
一片银杏飘下盖住几缕光  
像时光赠予的金色戒指  
我顺着叶脉的纹路  
数她裹着的另一层阳光